



第二十四回

歸故里韓湘顯化

射營哥寶氏執迷

茫茫苦海號號風波，筭將來俱是貪嗔撒網。淫毒張羅

幾能勾翻身跳出，是非窩討一個清閑自在。不老婆婆

湘子在那團瓢內，到得三更時分，一陣清風吹將來。湘子

就不見了音官，且說這個時候，湘子到那里去。原來湘子

去見了鍾師父，同去參朝玉帝，奏道：叔父韓愈荷蒙玄造

已得回心，尚有孀娘寶氏與林氏蘆英執迷不悟，難以度

脫點化，伏候聖裁。金童傳旨道：寶氏原係上界聖姥，因在

蟠桃會上盜折葵花，謫下凡間受苦。蘆英原是凌霄殿玉

韓湘子

第二十四回

女因玄帝驅遣天將收伏群魔，天門未閉。蘆英往下窺探

故此貶到凡間，孤眠獨宿，以警思凡。韓湘可同呂崑藍采

和再去度化。一遭共成正果。湘子只得謝恩前去，參見西

王母。西王母道：中和子喜得覺悟，前困回位有日，只是聖

姥玉女尚在迷途，誰人再去度他。湘子道：玉帝遣臣韓湘

同呂崑藍采和前去度他。望孀娘指教。西王母道：他二人

久墮塵寰，一心貪戀着榮華富貴。韓湘須索往補陀山觀

音大士處，借些仙物變化纜好，打動得他。湘子道：觀音大

士是釋家之尊，與我玄門不相脗合。他如何肯把仙物借

與我們。西王母道：觀世音乃治世之尊，救人之祖。他那里

分一個彼我湘子道謹遵仙旨辭了王母娘娘出了瑤臺紫府三個駕起雲頭到南海見了觀音借了鶯哥仍望長安而去正是

纔離金闕遊南海

又到長安市上眠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次日清早韓清忙忙進來報道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哥哥在團瓢內一更無事二更悄然恰好三更時分只見皓月當空一陣清風吹將來哥哥就不見了蘆英道有這等異事一定是神仙下降不是湘子回來寶氏道若是神仙做事畢竟有着落不是這般撮空斷然是遊手遊食的道人做障眼法兒來哄騙財帛我等他今

韓湘子

第二十四回

二

日必定再來只是立定主意不要信他不要說呂洞賓來就的確確是湘子回來我和你既與他没緣分只不認他便了蘆英道婆婆主見極是說猶未了只聽得那壁廂魚鼓又敲響寶氏道韓清你快去叫我的孩兒來韓清道方纔說道人都是障眼法兒只不認他怎的又轉了念頭寶氏道不是我一時間就說兩樣話只是我聽得敲魚鼓響就想着湘子心酸起來你快去尋他進來我有話和他說韓清道就是昨日那個道人坐在門前敲響寶氏道想來還是湘子你叫來待我問他韓清便走到大門外叫道人那道人跟了他進來見寶氏道孀娘稽首寶氏道我

兒你見了我只該行家中禮體怎的也說個稽首泚子道  
身居蓬島三山外不在周官禮樂中竇氏道你爲甚麼只  
打漁鼓湘子道因世上人頑皮不轉頭只得把那頑皮棚  
在竹筒上叫做愚鼓有一等聰明的人聞着鼓聲便惕然  
醒悟有一等痴蠢的人任你千敲萬敲敲破了這頑皮他  
也只不回頭轉意因此上時時敲兩下唱道情提撕那愚  
迷昏聩的人跳出塵囂世界竇氏道我兒你昨日在團瓢  
內安宿怎的半夜里去了直至此時纔來湘子道我到南  
天門與鍾師父說些話故此纔來竇氏道這里到南天門  
有幾多路湘子道一去有十萬八千里竇氏道既有許多

韓湘子

第二十四回

三

里數怎的你半夜裡去了又轉得來湘子道怪兒見了鍾  
師父又到南海補陀山觀音大士那里走一遭來的竇氏  
道這里到南海補陀山有幾多路程湘子道南海補陀山  
却近得多了竇氏道有幾里湘子道只得八萬四千七百  
餘里竇氏道兩處往回就會飛也得一年你怎麼這等來  
得快湘子道我騰雲駕霧不比世人在地上往來蘆英道  
你這些虛頭話少說些倒好湘子道我領了玉皇金旨特  
來度化你們出家怎麼說我虛頭蘆英道公公在日今日  
也說是神仙來度大人出家明日也說是神仙來度大人  
出家後來表奏君王怒貶潮陽再不見神仙一面湘子道

當初我勸叔父出家叔父再三不信直到那藍關道上馬  
死人孤虎狼當道纔哭哭啼啼叫我救他若不虧我的時  
節叔父的骸骨也不知到那里去了如今現在大羅仙宮  
爲冲和子好不逍遥自在竇氏道你叔父死在潮陽公署  
地方官現有表文奏過皇上那一個不知道的你又亂說  
度他做冲和子在天宮快活湘子道叔父身死是仙家尸  
解妙法那里是真死蘆英道這話又是沒會問的憑你說  
也不信竇氏道昔年有許多仙物來度你叔父你叔父還  
不肯信你今日把何物來度我們湘子道仙羊仙鶴仙酒  
仙桃都是嬌娘看見過的我不拿來度你們特地到觀音  
韓湘子

第一十四回

四

大士那里借得白鶯哥來與嬌娘看竇氏道紅嘴綠鶯哥  
會得念詩念佛我這里到有白鶯哥却不會見如今在那  
里湘子把手一招只見一隻白鶯哥飛到竇氏面前有詩  
爲証

雪裏藏身雪裏飛

雪衣娘子勝金衣

爲是慈門立雪歸

聲聲雪裏呼般若

竇氏道這鶯哥有甚奇處湘子道他曾飛會唱能舞能歌  
竇氏道你叫鶯哥唱來我聽湘子道鶯哥還不唱歌更待  
幾時鶯哥飛舞盤旋口中唱道

駐馬聽

鶯兒最多百千之中難學我我從南海飛來勸

你回心你還貪着笑歌怕只怕無常來到任你珠璣萬斛難逃躲不回頭要受磨縱你是好漢英雄也要學韓愈秦川受飢餓

賈氏道一片胡言休要採他叫手下取弓箭來把那鶯哥射死了湘子道嬌娘不信也由你只恐怕到那磨折時節悔之晚矣賈氏道古云官高必險伴虎而眠你叔父在朝爲官所以遭逢險難我女流之輩並不出外生事虧了朝廷月給俸米榮享自在有恁麼折磨說恁麼懊悔湘子道祿盡馬倒之時連侄兒也不來了賈氏道你到那里去湘子道嬌娘你不醒得侄兒依舊往終南山去賈氏道你既不肯在家隨你往那里去莫在此問說長道短煽惑人心湘子道侄兒再三勸嬌娘嬌娘只是不回心也枉費這許多心機我且去休又作理會說畢揚長出門而去正是

今朝不信神仙話

悔後思前見我難

韓清道明明是一個道人變做哥哥模樣來攪這兩日如今又去了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賈氏道休得多言且由他自去蘆英道婆婆主見極是休和他分清理白當卽各自歸房古詩爲証

別郎容易見郎難

怨入香閨指卷簾

十二樓臺春寂寂

水晶簾箔怯春寒

不說竇氏蘆英歸房去了且說湘子轉身去見洞賓道師  
父韓湘稽首洞賓道汝度得竇氏若何湘子道弟子去度  
嬌娘又不回心如何區處洞賓道汝將恁麼東西去點化  
他湘子道弟子在南海補陀山觀音大士那里借白鶯哥  
去點化他他只是戀着榮華不真生死洞賓道竇氏與蘆  
英明日在菊花亭上飲宴我和汝邀藍仙同去度他一遭  
且看何如湘子道多謝師父當下三位神仙收雲攬霧下  
降塵凡現出陽身來到長安市上只見兩個老人家在一  
所高樓上靠着窻兒下象棋因一着差下了一個要悔一  
個不肯悔兩個就爭得面紅臉脹還不肯休歇這兩個老

韓湘子

第二十四回

六

人家一個姓沃是長安街上暴發財主沃對蒼的老祖公  
一個姓權是長安街上有名頭的權雲峰的親父他兩個  
在那樓上爭這着棋子湘子便對呂師道師父那兩個老  
人家爲得一着棋子兩下都不服輸怎教那爭名奪利的  
人肯說一句輸棋的話師父去與他和解了何如呂師舉  
眼一觀便道那兩個老兒倒有幾分骨格太清宮中儘用  
得他兩個着我且點化他也不枉了下來一番當下三個  
道人齊齊到樓下高叫道老施主你們着的是恁麼棋一  
個老兒答應道棋是沒得布施的你問我做恁洞賓道貧  
道不是來討布施貧道的弟子手談極高一向因出家撇

下多時不敢着今日看見兩位老施主對局不覺故態復萌特地來請教一局一個老兒道我們爲要悔一着棋白駒都爭張了師父若肯來與我下一盤只不詐悔一着洞賓道爲那一着棋兩位老施主相爭一個老兒道我起這着馬吃他那着車他不看見另起了一着馬這着車被我吃了只消再下一着他穩定是輸的故此他要悔湘子道老施主便白吃了這着車也只得一個和局怎見得就是老施主贏這個老兒道你來着你來着若是着得做和局我就輸一錢銀子與三位買齋吃湘子道着成和局貧道也不要老施主銀子買齋只要老施主替我馱了這葫蘆

韓湘子

第二十四回

七

捐了這花藍跟貧道做一個徒弟何如一個老兒道你也不怕罪過相小少年紀倒要我老人家做徒弟可不折殺了你湘子道彭祖壽年八百歲還要讓我坐了纔敢坐老施主不過七八十歲那里便算得年紀高大一個老兒道年紀大小我也不與你爭你若果然着成和局我情愿做徒弟伏侍你湘子道一言既出驢馬難追老施主不要臨期改變老兒道人口說人話不是畜生口吐人言如何有改變湘子就讓老兒吃了這個車一着對一着着了十數着到底只是一個和局老兒道你三位想是神仙我情愿做徒弟跟隨師父那老兒也說到你跟得神仙難道我



就跟不得神仙如今你捐了花藍我馱了葫蘆一齊出家  
去說罷兩個老兒跟了呂帥藍仙韓湘子一徑來到韓家  
門樓裏面坐着敲漁鼓唱道情哄動了街坊上許多人那  
韓家管門的看見沃老兒馱着葫蘆便扯扯他說道你老  
太公逐日着棋吃酒無樣的快活今日爲何替遊方道人  
馱葫蘆莫不是作白想要子俗話說少不顛狂老不板你  
老大公真會得快活傍邊一個人扯住權老兒問道你是  
城中有名的財主翁爲何不放尊重些捐了花藍跟着遊  
方的道人走想是子孫不孝順老人家氣風了故此裝這  
個模樣權老兒道我不風我跟着神仙走有恁麼不快活

韓湘子

第二十四回

八

傍人笑道神仙神仙只是丟了黃金稱綠磚街上人聽了  
這些話打號子笑了一聲那沃老兒權老兒由他自笑只  
當不聽見韓家管門的去稟竇氏道外面有三個道人年  
紀雖不多到拐了這大街上沃對蒼的老祖公權雲峰的  
爺老子做徒弟替他馱了花藍葫蘆在夫人門樓裏面敲  
漁鼓唱道情哄得人挨擠不開趕又趕他不去竇氏道喚  
那三個道人進來待我問他唱的恁麼道情管門的依命  
斗三個道人道你們不要唱了夫人請你進來說話三個  
起身跟着管門的就走沃老兒權老兒也隨了進來恰好

竇氏與蘆英都坐在菊花亭上三個道人近前稽首竇氏

還個禮便問道三位從何處來洞賓道不瞞夫人說從大羅天上八景宮中來賣氏對蘆英道這道人說起又是神仙洞賓道貧道不是神仙是雲水道人賣氏道三位是同姓麼洞賓道貧道是兩口先生這是藍采和那是韓湘子賣氏道我家有個韓湘子被兩個道人騙了去至今還沒下落洞賓道這個韓湘子就是夫人的侄兒賣氏道面龐一些也不像前日有一個道人來說是我的侄兒在我家混了兩日纔去你怎麼又說這個是韓湘子就真是湘子我也不認他了洞賓道既是夫人侄兒爲何不肯認他賣氏道你三人來此做恁麼洞賓道來度夫人出家賣氏道韓湘子

第二十四回

九

度我出家手中拿的是恁麼東西洞賓道是一幅仙畫賣氏叫當直的又起來看便道不過是幅山水有甚麼奇處說是仙畫我那前廳後堂許多名人画片都懶得看他采和道夫人懶看山水画上改換了青鳥白鶴請看一看賣氏道怪哉怪哉這画真變過了只是青鳥白鶴圖我也不看他洞賓又把手一招不見了青鳥白鶴却變做爛柯仙子道老夫人昔日王子去求仙煉就月成入九天到得山中方七日回來世上已千年門前白石分金井洞口青芝布玉田可惜古今人易老且隨片月下長川這個圖難道不好賣氏道我只是不看洞賓道我喚那爛柯子下來勸

夫人出家夫人信也不信賈氏道爛柯子到如今已是幾  
百年了。你從那里去叫得他來。洞賓道從這画兒上叫他  
下來。便大聲叫道。王質下來勸韓夫人出家。叫聲未已。只  
見那爛柯子婆婆娑娑從画兒上走將下來。唬得賈氏蘆  
英面如土色。啞口無言。洞賓叱道。王質跪下。休得驚了聖  
母。賈氏扎掙說道。明明三個人弄障眼法。兒那里是怎麼  
爛柯子。韓清快趕他出去。不許他在此攪擾。王質唱一闕  
山坡羊道。

老夫人不須焦燥。看看的無常來到。你縱有萬貫家財。  
到臨終沒有下稍。誰似我無榮無辱也。散誕逍遙沒煩。

韓湘子

第二十四回

十

憐聽告不如棄了繁華好。苦惱戀塵寰。怎得長生不老。  
賈氏道。半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少說些倒好。洞賓道。王  
質且回洞府待我喚金童玉女下來勸夫人出家。王質依  
舊上画兒去了。只見金童玉女立在賈氏面前。洞賓道。仙  
弟仙妹。取出仙菓仙酒。唱一個小詞兒勸老夫人。那金童  
玉女齊聲唱醉翁子道。

勸夫人得休便好。休榮華水上漚。雖然月享千鍾粟。何  
不抽身早轉頭。早轉頭免心憂。若是不知進退直等待。  
洪水漂流。母南子北。實堪愁。路逢猛虎難行走。勸你修  
時。你不修。那時懊悔。空把神仙叩。

嚮罷洞賓道仙弟姊妹且回洞府竇氏道你三人苦苦勸我出家我是一個婦人難道沒個熟事的引路就跟你這面生道人走不成洞賓道老夫人說得極是苦果然肯出家我叫湘子來引路竇氏道湘子在那裏洞賓道只在眼前竇氏道你叫得他來我情愿出家洞賓用手一指道仙弟爲何還不現出原身來只這一指那道人就是湘子模樣一毫兒也不差竇氏道你這障眼法如何哄得我動湘子道我再度一個人跟嬌娘出家何如竇氏道度那一個湘子便在自己腋肢底下擦出一堆黑泥垢把些涕唾和一和搓成彈子大一丸擊在掌中叫道有緣的來

韓湘子

第二十四回

七

吃我這丸仙藥我就度他成仙那沃老兒趕上前拿了一口吞下肚子就有雲捧著沃老兒的脚跟起在半空那權老兒道師父我兩人一同跟師父來怎的不把一九藥兒度我洞賓也向自己腋肢底下擦出泥垢來搓成一丸遞與權老兒權老兒忙接過手吃了也有雲捧着他的脚下藍采和又擦一九黑泥叫道有緣的早來不要錯過了只見勒羅裏鑽出一個小丫頭叫做金蓮原在蘆英房中伏侍的也是他的造化到了搶着這丸藥便吃剗剗咽得下去就有祥雲簇擁着他與沃老兒權老兒一般樣離地丈許金蓮高叫道奶奶小姐勿罪奴家幸遇仙師離脫火

說不得再伏侍了說罷一陣風把他也三人都送入雲帳裏不見了蘆英上前道婆婆這道人若不是神仙金蓮和兩個老兒如何得白日昇天寶氏道這都是妖邪法術不要信他我記得你公公在日常說一個山中有個雲臺觀觀中有百十員道士每每有五色彩雲瀰漫山谷就是天上來迎仙人了那觀中道士有不願住世者便沐浴更衣步入五色雲頭那雲氣霎時消散道士便不見了如此數年一人傳兩兩人傳三凡要登仙者預先齋沐來到雲臺觀中等候雲起以圖飛昇一日有一個遊方道人從山下經過見大衆俱向空頂禮不顧尊卑上下問知其故乃說道

韓湘子

第二十四回

三

若成仙如此容易天上也沒許多所在安放這許多仙人了當下卽駐足觀中用心着意體察起雲的時日過得數日正坐在大殿上與姓王的法師談玄忽見值殿的香公報道山上彩雲起了王法師卽刻歸房燒湯沐浴更換新衣那一股雲氣就遮滿了他的房門外頭王法師冉冉踏上雲頭雲氣便漸漸消散遊方道人看見此等景象便道這是毒妖噴炁成雲可惜無知道侶久死非命便乃捏訣禹步呵叱風雷只見霹靂交加雨電閃爍頓時方止那五彩祥雲一些兒也沒踪影道人扯了觀中道侶探訪其事過得一個山頭見那王法師隊倒山腰連忙着人扶回觀

中再進幾步有一毒蛇震死山谷約有斗來粗細十數丈長短穴中骷髏骸骨堆積如山道士簪冠斗量巾載不計其數纔知前後登仙之人皆被毒炁吞啖也今日這個雲氣得知是真是假倘或這三個道人是妖怪變來的也不見得世上那得神仙出現媳婦不要錯了見識落邪人圈套蘆英道婆婆說得有理媳婦也只是不信洞賓道語在言前怎的又變了卦湘子見竇氏不肯認他便道嬌娘你年紀有了叔父沒了家中又沒有一箇箇親骨血接續後代你何苦戀着家緣不肯回頭轉念竇氏道你叔父雖死朝廷還月給俸米與我呼奴使婢總來照舊有那一件不

韓湘子

第二十四回

五

足意處丟了去出家洞賓道老夫人目下雖然榮享只怕時乖運蹇敗落一齊來自有不足意處了貧道有詩一首  
老夫人試聽詩云

命蹇時乖莫嘆嗟

長安景致不堪誇

漂流祖業無投處

始信當初見識差

竇氏道這些不吉利的話再說着打拐棒二十湘子道嬌娘既怕說不吉利的話何不同我去出家竇氏道祖宗不積不世生下汝來那里是我的侄兒快快去罷若只管在此胡纏申一紙文書到禮部衙門奏過朝廷把天下的名山道院勝境玄關盡行掃除教汝這夥人生無駐足之場

死無葬身之地洞賓笑道湘子采和我們急急去罷莫連累着別人惹天下人唾罵采和道這般執迷走也枉然三個便飄然出門去了正是

分明咫尺神仙路

無奈癡人不轉頭

畢竟後來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呂純陽崔家托夢

張二媽韓府求親

世事紛如夢黃梁夢未醒夢中先說夢夢醒總非真有  
夢還歸夢有因夢不成有無俱屬夢春夢一番新

話說洞賓三個出了韓家門去一路上沉吟不決湘子道  
師父師兄我孀娘既不回心不如我們繳了金旨再作道  
理采和道師弟差矣玉帝着俺三人同來度脫他們超凡  
入聖他們不肯回心只合另作計較去點化他倘若繳旨  
之時玉帝震怒不當穩便洞賓道我在雲頭觀見長安城  
內尚書崔羣之子崔世存先娶胡侍郎女兒爲妻室近日

韓湘子

第二十五回

一

亡逝將欲再娶不免托一夢與崔尚書叫他去求林蘆英

與世存續絃竇氏必定不允待崔尚書怒奏朝廷削除他

的俸祿遂回原籍居住我和你去分付東海龍王着他與

風作浪漂沒了韓氏的房屋田產使竇氏母子婆媳拍手

成空那時纔好下手段他湘子道師父之言極妙就煩師

父前往崔家托夢監師往終南白回覆鍾師父韓湘自往

東海龍王處走一遭便了當下三仙分頭去說話不絮煩

且說尚書崔羣果然夜間得其一夢醒來便對夫人說道

半夜時分我夢見一位神仙青巾黃服肩負寶劍一口自

語是兩口先生說孩兒世存該娶林尚書女兒蘆英爲續

林



絃媳婦我想林圭家中再無以次女兒止有一個大女兒  
叫做蘆英小姐昔年嫁與韓退之的姪兒韓湘雖是韓湘  
棄家修行一向不會回來韓退之死在潮陽任所那蘆英  
恰是有夫婦人我這樣人家怎麼好娶一個再醮婦人做  
媳婦況且韓退之是我舊同僚我今日去娶他的寡媳也  
覺得體面不像惹人談論夫人道相公差矣神仙來托夢  
與相公以定這蘆英該是孩兒的姻緣一向我聞得人說  
韓家雖娶蘆英過門那韓湘子與他同牀不同枕同席不  
同衾蘆英還是未破身的處子那里是再醮婦人若得娶  
過門來正是一段好姻緣有何人敢在後邊談論崔尚書

韓湘子

第二十五回

二

聽見夫人這般說話便叫當直的去喚一個官媒婆來分  
付他去韓林二家議親當直的果然去叫一個媒婆這媒  
婆姓張排行第二住在忠清巷裏人人都叫他做張二媽  
一生慣會做媒說合利口如刀哄騙得男家上鈞不怕女  
家脫鈞趁勢兒遇着那不修帷箔的人家他就挨身勾引  
做個馬不六故此家家認得他真個是開口賽隨何搖唇  
欺陸賈這張二媽跟了當直的來到崔府中恰好崔尚書  
入朝不在便直到內房參見夫人說道今日已牌時分黃  
御史老爺要下盒到郭駙馬府裏小媒婆好不忙得緊不  
知夫人呼喚有何事故崔夫人道我要你做頭媒張二媽

道別的媒小媒婆都做得若是老爺要娶小奶奶如今時  
年熟得緊賣小母猪的極少媒婆恰是没尋入處夫人笑  
道這婆子倒會說幾句話不是老爺要討小阿媽是我公  
子斷了絃要娶一個門當戶對人家的女兒來續絃張二  
媽道這個有這個有京兆尹柳公綽老爺有一位小姐生  
得如花似玉戶部尚書李鄜有二位小姐大的十八歲小  
的十六歲無樣的俏麗標致戶部侍郎皇甫錡也有一個  
小姐年紀只得十四歲諸色事務俱曉得史館修撰李翱  
的小姐是十九歲寫得一筆好字彈得一手好琴一向選  
擇女婿不曾有中得他意的故此不會吃茶若是說公子

韓湘子

第二十五回

三

續絃他一定肯的婆子就去說了來回復夫人崔夫人道  
這幾家都不要去說張二媽道這幾家正與夫人門厮當  
戶厮對的不要去說叫婆子那里去做媒崔夫人道我老  
爺夜裏夢見一個神仙說韓尚書的姪兒媳婦原是林尚  
書的蘆英小姐天緣該與我公子續絃故此要你去見林  
學士說一聲再去見韓夫人說一個下落我就行禮到韓  
家去卽日要娶他過門張二媽笑道夫人這話說得蹊蹊  
古怪那蘆英小姐原是婆子攙扶過韓府中的他是有丈  
夫的二婚頭又是尚書的媳婦如何一時肯改嫁婆子去  
說也是話柄了崔夫人道我豈不曉得林小姐是有丈夫

的但是神仙夢中分付如此如此以定一說就成况韓尚書死已多時韓湘子棄家不理我老爺的勢要誰敢不從張二媽道夫人雖放如此說那韓夫人極是個執板偏拗的人婆子怎敢到他跟前道個不字討他的沒趣吃崔夫人聽了張二媽言語便大怒道這老猪狗着實可惡你怕韓夫人不怕我我且把你送到兵馬司墩鎖在那里另叫別人去做媒待說成了親事用二百斤重枷柳號你一個月看你怕我不怕我只這幾句話說得張二媽目睜口呆眼淚汪汪的求告崔夫人道夫人不消發惱婆子就去婆子就去崔夫人道既如此且饒你這一次快快去說了回

韓湘子

第二十五回

四

來復我有詩爲証

囑付官媒去說親

料應此事必然成

若是洞房花燭夜

始信神仙不悞人

張二媽別了崔夫人一路上沒做理會只得心問口口問心自家計較道我如今先去見林老爺討個示下再去見韓夫人若是林老爺肯應允不怕韓夫人不從了計較停當一徑望韓府中走去不料對面走一個媒婆來叫做江五媽原是陳家的小阿媽陳家討了三四年不見有孕陳奶奶賠了嫁資白白地把他嫁與江賣婆做媳婦江賣婆見他人物出衆言語伶俐就帶了他出來各鄉士夫家走

走因此上也學做媒婆。這一日劈頭撞見張二媽，指手畫脚的自計較，就曉得他尋得一頭媒，要去做了。偏不撞破他，打從人家房廊下走了去，回身跟着張二媽一步步的走。張二媽又走了八九家門面，忽地拍拍手道：「我差了我，差了這幾時，聽見說小賣婆，江五嫂常常在韓府中走動，我不如去尋了他同去說，還有幾分穩當，怎的到忘記了這個色頭。」江五嫂聽見他這說話，便趕上前，把手蒙了張二媽的眼睛道：「媽媽何往？」張二媽扭頭想腦說道：「你是那個？」江五嫂道：「我是李三官張二媽道：小鴨黃兒，怎的來取笑我？」江五嫂放了手，笑道：「媽媽你認認李三官看。」張二媽

韓湘子

第二十五回

五

回頭看見是江五嫂，便道：「五嫂，你也來取笑我，正有一件事和你計較，你却來得正好。」江五嫂道：「媽媽是老把勢，那個不讓你的？」我是鷓兒，有恁麼好計較？」張二媽道：「這個倒也不然，我是過時的人，說也不強，道也不好。」五嫂正是時人兒，我還要靠你吃飯哩。」江五嫂道：「媽媽不要俵落人，凡事帶挈一帶挈，就是媽媽盛情了。」張二媽笑道：「人生得波俏說的話，更十分波俏，豈不是我見猶憐，何況老奴？」江五嫂道：「媽媽放尊重些，不要惹人笑話。」當下張二媽扯了江五嫂到一條撒尿巷內，布着耳朵說話，看官且說明明一條大街，井井幾條小巷，怎麼這條巷偏生叫做撒尿巷，蓋為

大街上人千千萬的往來那小巷兒往來的人少只有那小個急的纔抽身到那巷內解一解以此上叫做撒尿巷張二媽雖故老成江五嫂却是後生人物怎的不到別處話說却揀這不斯文的所在立了說話只爲張二媽吃了崔夫人一場沒意思恐怕別人聽見不像模樣没人知重他故此扯江五嫂在這裏悄悄地說這正是

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若要明明說恐驚天上人那張二媽與江五嫂說了半日江五嫂道這件事只怕成不得去說也是枉然張二媽道老身全仗五嫂作成寧可媒錢四六分五分五嫂多得些就是當下張二媽與江五嫂

韓湘子

第二十五回

六

兩個一徑來到林尚書府裏恰好林尚書在廳階上看花見了便問道你兩個來我這裏做甚張二媽道老爺在上婆子說也好笑林尚書道有恁麼好笑江五嫂道崔尚書老爺着我們兩個來老爺府上求親林尚書道真也好笑我一位公子是五嫂做媒娶了媳婦一位小姐是二媽攬扶了嫁與韓尚書姪兒再無以次人丁又不曾有孫男孫女叫你們來與那一個議親張二媽道正是這般好笑林尚書道你們既曉得只該就回復他怎麼又來說江五嫂道笑便好笑蒼蠅不釘沒縫的鴨子說出來恰也有些根因以此上只得同張二媽來見老爺林尚書道你且說有

那一件根因江五嫂張二媽齊聲說道崔公子原娶的是胡侍郎小姐近日胡小姐去世崔老爺要替公子續絃還不會說出忽地裏夢見一位神仙青巾黃袍背負寶劍自稱兩口先生對崔老爺說老爺的蘆英小姐該是他的續絃媳婦崔老爺醒來對崔夫人說蘆英小姐先年嫁了韓退之的姪兒是有丈夫的爲何我做這般一個夢若此夢不真不該這般明白得緊若此夢果真難道神仙不曉得過去的事崔夫人說韓公子一向與蘆英小姐同牀不同枕同席不同衾小姐還是黃花女兒韓公子又丟了他去修行多年不回來小姐只當才寡一般如此青春終非結

韓相子

第二十五回

七

果是以叫婆子們來求老爺他議的親就是這位小姐林尚書聽見這話木呆了半晌道雖然韓老爺棄世公子一向不回來還有韓夫人在堂我也做不得主你只管去見韓夫人他若肯時我一定遵崔老爺的命了江五嫂得了這話便道小姐在韓家一日老爺要記念一日若是嫁了崔公子老爺也得放下一條肚腸這件事雖故是韓夫人在堂他不過是女流之輩還須老爺作主擯掇一聲強如婆子們說十聲林尚書道嫁了的女兒賣了的田怎麼還由得我做主你們且去說看我若見時以定擯掇張二媽道我們就到韓家去改日來見夫人罷林尚書道韓夫人

若有口風應允你們見我夫人也不遲張二媽江五嫂歡  
天喜地一徑走出門便往韓退之府中去兩個人說說道  
道轉灣抹角走不多時恰倒韓家門首望裏面就走韓家  
管門的老廖問道張二媽恁麼風吹得你到我府裏來張  
二媽道特地來做媒管門的道張二媽想是風了府中有  
那個要說親你們走來做媒張二媽道我不風你家親娘  
沒有親老公管門的笑道二媽說話一發忒了我家大親  
娘是大公子的對頭怎的說沒有親老公張二媽道對頭  
雖然有恰是孤眠獨宿枕冷衾寒在那里管門的道這是  
大公子丟了他去修行難道好重婚再醮不成不要說我

韓湘子

第二十五回

八

小姐你這婆子忒不曉得世事張二媽道你休多管我見  
老夫人自有話說一直往裏面徑走江五嫂拽住張二媽  
悄悄說道進門來就是這個醋炭我們不要說罷張二媽  
搖搖頭說道若要利市先說道時那裏做得隔夜憂江五  
嫂只得跟着張二媽去見韓夫人恰好韓夫人和蘆英小  
姐坐在那里下盤棋管不得挨駝頂擦說不得死活高低  
兩下裏不過遣興陶情而已張二媽江五嫂近前厮拜禮  
畢韓夫人便道二媽貴人今日甚風吹來踏着賤地張二  
媽道夫人休要取笑老身這邊那邊不得脫身心中雖故  
常常記墨只是不得工夫來候老夫人今日趁這一刻空

問特特和江五嫂來走走。老夫人又嘲笑我教老身無容身之地了。韓夫人道：「二媽不要說乖話，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人，怎肯今日白白的來看我？」江五嫂笑了一聲說道：「老夫人真是個活神仙。」二媽原有句要緊說話，要對夫人說，因此上拉了婆子同來。韓夫人道：「我說的果然不差，但憑二媽見教就是張一媽道我兩人特來與夫人賀喜。」韓夫人道：「自從老爺過了世，家中無限的冷落，有甚麼喜可賀？」江五嫂道：「我們是喜虫兒，若沒喜，再不來的。」偌大一個府中，那一日沒有紅鸞天喜照着怎的說那沒喜的話。

韓夫人道：「鶉鴿子只望旺處飛，你兩個今日來我這裏，是」

韓湘子

第二十五回

九

鶉鴿錯飛了。江五嫂道：「老夫人曉得鶉鴿子口中說些甚麼？」韓夫人道：「我不是公冶長能辨鳥語，又不是葛介盧識得驢鳴，那里曉得鶉鴿的說話？」江五嫂道：「鶉鴿口口聲聲說道：『哈打骨都哈打骨都。』」韓夫人笑道：「五嫂說話越發波俏了。」張二媽又夾七夾八說了一回，笑了一回，纔放下臉。見對韓夫人說道：「婆子在府中走動多年，原不敢說一句閑話。夫人是曉得婆子的，今日領了崔尚書老爺，崔大人嚴命，沒奈何來見夫人。」韓夫人道：「崔家有甚麼說話？」張二媽道：「着婆子來議親。」韓夫人笑道：「老身到要嫁人，只是没人肯討我。」張二媽拍拍手道：「前日有一個一百二十歲的」



鋪花小官要在城中娶一個同年的鑽花女兒說十分沒有我同年的便是六七十歲的女兒也罷據夫人這般說婆子先做了這頭媒江五嫂嘻嘻的笑道正經話不說只在夫人跟前油嘴張二媽道是婆子得罪了崔公子近日斷了茲許多尚書侍郎的小姐都在那里議親崔老爺約定明日約誠去卜一卜然後定那一家不想夜裏夢見一位神仙說林小姐是他公子的繼室着婆子去林府中求親林尚書並無以次小姐算來只有蘆英小姐青年守寡沒有結局少不得要嫁人故此着婆子來見夫人韓夫人道你們曾見林老爺麼張二媽道見過了林老爺韓夫人

韓湘子

第二十五回

十

見夫人韓夫人道林老爺怎麼樣說張二媽道林老爺說這話極有理我就去見韓夫人撮掇成事韓夫人聽了這話霎時間紫漲了面皮罵道江家小淫婦不知世事不必說了你這老猪狗老淫婦在我府中走動多年我十分擔舉着你怎敢欺我老爺死了就說出這般傷風敗俗的話我這樣人家可有再抓的媳婦麼就是林老爺也枉做了一世的官全不顧綱常倫理一味頭只曉得奉承人你思量看看你女兒嫁了一家又嫁得一家麼于淫婦罵得罵得張二媽江五嫂兩個臉紅了又白了又紅了上唇合不得下唇韓夫人罵聲未已只見蘆英又近前道你

這兩個賊不是人我夫人怎麼樣看待你們你們一些好  
歹也不得知只怕那有官勢有錢財的畧不思量一思量  
天理人心兩個字也虧你們叫做人又道婆婆不消發惱  
公公在日凡事順理行將去尚然被人欺侮那崔羣用法  
專權倚官托勢欺壓同僚強圖婚姻難道天不報應不成  
韓夫人道今日本該把你這婆子打下一頓送到林府中  
羞辱他一場只是沒了林老命的體面我且饒你這一次  
再不許假傳他人的說話來哄我了那張二媽江五嫂羞  
慚滿而舉步難移只得忍耻包羞出門去了張二媽便拉  
着江五嫂回到崔府中回話江五嫂再三不肯中途分路  
韓湘子

第二十五回

十一

而去張二媽只得獨自一個到崔家去不料崔尚書與六  
人兩個專等張二媽的回復一見張二媽走到便問道親  
事若何張二媽睜開兩眼豎起雙眉惡狠狠的答道沒來  
由沒要緊教婆子去吃這許多沒意思受這許多搶白氣  
還要問若何若何崔尚書道你這婆子說話大是可惡怪  
不得夫人前日要難爲你你既來回復我一句正經話也  
不說起只把這胡言亂語來搪塞我我且問你你幾時去  
見林老爺韓夫人的他們怎的樣說話回你來你做出這  
般不快活的模樣張二媽纔方定氣低聲說道婆子去見  
林老爺林老爺滿口應承並無阻黨只是韓夫人罵婆子

許多不必說把老爺公子都罵得不成人說崔公子要娶蘆英小姐續絃真叫做癩蝦蟆躲在陰溝洞裏指望天鵝肉吃他還說要奏過官裏把老爺也貶出遠郡爲民不得還鄉纔消他這口氣哩崔尚書怒道朝中惟我獨尊那一個官員敢違拗我的說話他不過是韓愈的妻子怎敢說這樣大話他既要奏我待我明日先奏過朝廷削除了他的月俸趕逐他回原籍再分付地方官兒誣捏他幾件不公不法的事情抄沒了他的家私田產使他婆媳兩個有路難走有國難投方顯得我威權勢力這正是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爲強後下手爲殃崔夫人道韓夫人雖然不韓湘子

第二十五回

主

是從古來說寄物則少寄言則多凡事要自聽爲真豈可偏聽媒婆之言傷了同僚意氣崔尚書道韓愈也是個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是一個矧目不分的人故此夫人也不識時務這話句句是有的怎麼教我忍耐得崔夫人道我兒子一世沒老婆也討一個在先了何必定要討林蘆英做媳婦張二媽你且去罷崔尚書道我明日不奏逐他也不姓崔了有詩爲証

一封文表奏重贖

見說韓門造業洪

做成鸞鳳青絲綯

織就鴛鴦碧玉籠

畢竟不知後來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崔尚書假公報怨

兩漁翁並坐垂綸

石室磴礫接紫霄，危滴孔濕僧蕉蒲。團靜坐無餘事，遙看天台起異標。

不說張二媽出門去了，且說韓湘子辭別了呂師父，一徑到東海龍王那里，只見那許多鱉相公、鼉樞密、虬叅、從蛟大夫，一個個躬身下禮。鯉元帥、鱧提督、鱗大尉、蟹都司、齊斬、斬俯伏趨迎。傍邊轉出許多鱗，把總鼉先鋒、鰕兵、鮪卒簇擁着龍子龍孫，慌忙出宮迎接。近前稟道：「敢問上界神仙何事下臨水府？」湘子道：「你們有所不知，便問龍王教廣韓湘子。」

第二十六回

一

在那里龍子龍孫齊聲答道：「奉旨往桂林象郡行雨未回。」湘子道：「我奉玉帝旨意到長安城裏度化賈氏蘆英，誰知他們眷戀榮華不肯隨我修行，因此奏過玉帝着呂師父托夢與崔尚書，叫他奏聞憲宗皇帝趕逐韓氏一家。仍回昌黎居住，又恐怕他們仍前迷戀不轉念頭，再着龍王興風作浪捲海揚波，把他那昌黎縣廳堂房屋田地山蕩俱行漂沒，不許存留一件，以動他懷土心腸，待他兩處俱空，進退無路，然後下手度他。其餘民居官舍山田地蕩俱不得損壞分毫，以招罪譴。」龍孫答道：「玉旨既出，誰敢有違？待父親教廣回來處分復命。」湘子便出了水晶宮，踏着

雲頭來會呂師盞采和一路裏迎將前去果然這一夜裏  
老龍王率領着龍子龍孫張開那電目豎起那朱髻顯出  
那翻江攪海的雄威倏忽間風雨晦冥雷電交作烟雲陡  
亂洪水橫流猶如地裂天塌山崩川潰把韓家那鼓樓前  
內房屋廳堂廂坊基址南北庄田倉庫洗捲掃蕩不留一  
星可惜那許多草木禾苗都不知無影無形着落何所這  
昌黎縣居民人等清早起來見了這個光景都道自古說  
桑田變海海變桑田我們今朝纔曉得實有是事一個跑  
到朝天橋上一看道這水就像天上安排幾副開板的一  
般只沉沒得韓愈一家忒煞作怪衆人齊聲說道想是韓

韓子湘

第二十六回

二

愈陰騭不好所以天降這水災淌壞他的產業內中一個  
道他做官極是好的陰騭沒恁麼不好想是那佛骨一表  
衝激了佛菩薩佛菩薩怪得他緊故此顯出神通把他的  
家資田產房屋牌坊都漂壞了以見佛菩薩的手段我和  
你如今只是念佛靠佛天過日子纔是一個道廣東鱷魚  
好端端一個窠巢被韓愈做一道檄文平空的趕了去鱷  
魚來報冤故此發這般大水把他的基址化爲萬丈深坑  
想是鱷魚躲在水底下也不見得一個道我知你又不是  
神仙那里曉得冥冥中的事情各人回去自顧自的到好

正是

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韓清一家無功受祿枉費錢糧  
該發邊遠充軍刻日啟行到伍不許稽遲崔羣見憲宗傳  
下旨意無限歡喜這正是明鎗易擦箭難防有詩爲証  
三人成市虎曾母懼踰牆究女捕飛慘荆卿虹吐芒鏢  
金銷骨易蠅玷白圭傷譏說殄行日悲哀賈洛陽

當下滿朝文武見憲宗降下這一道旨意各各面面相覷  
不敢出言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官執簡當階俯伏丹墀  
奏道

吏部尚書臣林圭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周公元聖  
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于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

韓相子

第二十六回

四

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曾母之不親哉凡  
以口能鑠金毀能銷骨也陛下撫御區宇明並日月恩  
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豈無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  
臣圭敢爲陛下陳之謹按原任禮部尚書韓愈文起八  
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一生忠鯁槩世忠貞祈雪誠格  
於神明驅鱷澤施於奕世止因佛骨一表忤觸天顏遭  
謫遠方病死公署誠哉天喪斯文以致士民失望猶幸  
蓋棺論定忠義得伸蒙陛下追念舊勲恩賜祭葬封諡  
昌黎郡伯月給祿米以卹其家不惟韓愈啣結於九泉  
卽大小臣工皆仰頌聖德謂陛下不負韓愈也今有崔

羣因求婚不遂心懷妬嫉效舍沙射影之虫與無理不  
根之謗妄奏愈生無補於朝廷死猶叨乎祿養理宜削  
爵問罪陛下誤聽竟賜允行臣圭聞之不勝驚愕舉朝  
文武無不嗟歎皆謂陛下踐祚以來敬大臣體羣臣會  
未有若崔羣一言處韓愈至此極也豈堯天舜日之中  
可容此畫囁之鬼乎伏乞陛下收回成命誓將愈妻寶  
氏放歸田里伊子韓清免其差操侍母終年則生啣恩  
臣圭幸甚滿朝文武幸甚不勝激切奏聞待命之至

憲宗依准林圭奏章着韓清同母寶氏人等俱回昌黎閑  
住所有金帛米穀錦衣衛官查驗明白收貯封鎖給賜守  
韓湘子

第二十六回

五

邊將士不許夾帶分毫如有夾帶不明二罪俱罰有詩爲  
証

君王准奏放歸田 故里安居樂事閑

不料天公生巧計 漂流家業不能全

此事表過不題却說寶氏坐在家中忽地心驚肉顫神思  
不安鴉鵲成羣飛鳴鼓噪忙叫蘆英道媳婦我夜夢不祥  
今日神情恍惚這許多鴉鵲喧鬧振吟不知主何吉凶蘆  
英道婆婆思念公公以致如此古云鴉噪未爲吉鴉鳴豈  
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吉人自有天相不必多疑  
道言未了只聽得鑼鳴鼓響人馬喧嘶忙出看時一位錦

衣衛官當廳站立左右列着一班侍從人役一似兇神惡煞勒袖揎拳驚得竇氏蘆英面如土色目睜口呆竟不知爲恁因由犯何罪過家中大小人都躲得沒影韓清只得走將出來跪在當廳請問來歷那錦衣衛官道奉聖旨着韓清帶領竇氏人等速回昌黎居住免其入隊差操所有家貲財物俱查驗封鎖以聽犒賞邊兵不許侵動分毫其房屋一所工部官估看明白改作先賢祠堂着增裝塑像四時祭享說罷錦衣衛官轉身去了竇氏跌脚捶胸哭得昏倒在地却不曉得崔羣聽了張二媽的言語暗地中傷他們只見尚書林圭來到蘆英小姐上前扯住他的袖子

韓湘子

第二十六回

六

又哭倒在他懷裏林圭道我女不要十分苦了如今還是萬分僥倖若依聖上初然間的旨意你婆媳們性命也活不成韓夫人聽見林尚書這般說話纔掙扎向前問道不瞞老親家說家下因先夫辭世只好這等守分待時不知皇上聽了那一個讒臣的言語把老身凌辱到這樣田地可不枉了先夫一世忠良林圭道老夫人還不知就里這是戶部尚書崔羣奏准朝廷要將老夫人全家謫貶塞外充軍以報老夫人不應允小女續絃之仇是老夫擔了掖海的干繫冒死保奏纔得聖上憐憫准你們回籍居住這也是萬千之喜韓夫人道崔羣老賊你欺心圖謀人家兒



女到不說自己不是反在暗地裏誣陷我們明明是欺天了只怕舉頭三尺有神明天也不肯輕輕的饒放你我只要壽長些少不得也報應在我眼睛裏蘆英道君王一怒人頭落地若不虧我爹爹的時節一發不好了婆婆如今且休煩惱當下賈氏分付韓清急急收拾起身韓清便僱了船車馬匹辭別了林尚書領了賈氏蘆英同回昌黎縣去一路上十里長亭五里短亭看了那岸邊楊柳聽了那林外鳴鳩覺得比昔日進長安的光景大不相同就添了許多悽慘真個是野花不種年年發煩惱無根日日生有詩爲証

韓湘子

第二十六回

七

興亡成敗事無憑

花柳春風逞世情

無限無情山共水

只堪圖畫不堪行

韓清一行人衆在路上行了幾日恰好是春末夏初濃陰葉綠天氣乍熱景物撩人蘆英叫賈氏道婆婆我們離了長安不覺許多日子雙親年老不得再見一面怎生是好韓夫人道走了許久日子還不得一個使人寄封書與親家作謝候安若要會面之時除是南柯夢裏我和你且到了家中又作計較婆媳兩個正在絮煩原來湘子和籃采和隱形跟着他聽見他兩個說話知道他尚不回心轉意便乃變做兩個漁翁模樣坐在柳陰之下朝着他們的來

路釣魚韓夫人遠遠望見他兩個釣魚就叫韓清道你看那兩個釣魚的比着我們好不快活韓清道他在那里釣魚總是爲利若釣得有魚便快活若釣得沒魚就有許多煩惱那里見得他快活韓夫人道你去看他有魚也沒有若有魚我們買他幾尾做碗湯吃韓清便叫道漁翁漁翁籃裏有魚賣幾尾與我們一個搖搖手念四句詩道

不願千金萬戶侯

生涯隨分在扁舟

身閑數頃烟波濶

一飲茆柴醉便休

韓清道你不是騷人墨客我問你買魚到不回復有魚沒魚且吟起詩來忒也好笑便又叫那一個漁翁道漁翁

韓湘子

第二十六回

八

漁翁有魚買幾尾與我那漁翁也不回復有無吟詩四句

萬頃烟波一釣絲

深山樹密白雲居

得魚沽酒茅亭下

塵事紛紛總不知

韓清笑道你兩個不是漁翁到是清客漁翁道叟長禿十王門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做出那許多搖尾乞憐的態度纔叫做清客我們是是非不理寵辱不驚清閑自在快活的人怎麼把那清客來哄我詩云

不謁朱門得自由

五湖烟景任遨遊

只愁酒醉顛狂發

推倒天宮白玉樓

韓清聽了兩個漁翁的詩忙忙走到夫人面前如此如此

這般這般備細說了一遍韓夫人道據這般說起來兩個漁翁也不是低三下四的人了待老身自去問他看他怎的回覆當下韓夫人近前問道漁翁你兩個釣魚只該各自一處釣纔是爲何同在這一個去處豈不聞兩兩游魚似水漚迎風吸浪不回頭莫教漁父雙垂釣此處無魚別下釣那漁翁也不答應只低着頭念道

綠柳疎陰擺渡頭

持竿欲上釣魚舟

身閑名利無關鎖

醉飽優游笑五侯

韓夫人聽了道好個身閑名利無關鎖醉飽優游笑五侯這漁翁比我們就快活得多了又近前一步叫這一個漁

韓湘子

第二十六回

九

翁道漁翁你家住在那里爲何兩個在一處釣魚這漁翁回轉頭來念道

渴飲清泉醉便休

四時風月任優游

玉堂金馬成何用

石室雲山萬古秋

漁翁念罷這詩倏忽間兩個都不見了韓夫人忙呼道韓清你見那兩個漁翁從那里去了韓清道大家都在這里不曾看見他去韓夫人號天拍地哭道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老身今日見鬼了如何是好蘆荑道婆婆你且耐煩青天白日那得有鬼這兩個多應是神仙變化來的我們趕上前去再作理會果然一行人衆饑食渴飲夜住

行又過了幾處州縣幾個日子看看將到昌黎縣地方韓清道此間離昌黎不遠孩兒先趕進城去叫庄客佃戶把家中廳堂樓屋各處都打掃潔淨然後來接母親嫂嫂回去韓夫人道此言極是有理你快快遣行不要耽擱了當下韓清便僱了馬匹帶了一個從人飛也似趕向前去轉灣抹角穿東過西趕了一日纔趕得進昌黎縣城一徑走到朝天橋上天色已是昏濛濛了韓清帶住了馬只一望時不見了自家房子着實吃了一驚道難道這裏不是朝天橋怎的望不見我家房子又道莫不是我眼睛花了連房子也看不見又道莫不是霧氣漫漫遮得我眼睛不看

韓湘子

第二十六回

十

見心忙意亂勒馬進得鼓樓巷時只見白茫茫一泓清水那裏有一間廳堂半椽樓房更沒有半堵土墻一條石堦荒得韓清滿身寒粟起一陣熱麻胡只得跳下馬來分付從人看着自己尋到巷口住的老隣舍錢心宇家中問道錢老官在家麼我要借問一聲說話錢心宇道是那個尋我錢老爹也叫不得一聲叫我做錢老官韓清道我是韓尚書的二公子錢心宇道韓家只有一個姪兒叫做韓湘一向去修行不會回來幾年上又養得你這二公子韓清道老爺養我的時節難道遣人先通報你不成別個假裝得韓尚書是你老隣舍難道好假裝做他的公子你走出

來認一認就是何必勞叨盤問錢心宇果然穿了巾服一步步走走將來燈光下看見是韓清便道原來是張二官你一向跟韓老爺在長安是幾時回來的這早晚來見我有甚麼話說想是韓老爺死了奶奶容你不得趕了你出來我恰不敢留你招奶奶的怪只這幾句話氣得韓清面紅臉脹半晌做聲不得心裏暗暗說道早是我不要了跟隨的進他屋裏這老狗骨頭一味的腫口開苦跟隨的在面前聽見了可不羞死人錢心宇見韓清不做聲便又道我幾年不見二官人一發長得齊整不像昔年模樣真個是居移氣養移體韓清睜眼看一看廊下見沒有一個人

韓清

第二十六回

七

便道錢老官我老實對你說我老爺因姪兒棄家修行不回來自家沒有親生的兒子把我擡舉起來做個二公子以前和我一起的人都沒有了如今跟着的都是後邊討的人人叫我二相公再沒有一個曉得我是張二官的就是老夫人也口口聲聲叫我做兒子蘆英小姐也叫我做叔叔你老官人再不要提起前話了錢心宇道我老人家一些也不得知只說二官人還是張二官真真得罪了連忙捧茶出來與韓清吃韓清方纔問起房屋的事錢心宇把三月內風雷掃蕩的事細細說了一遍韓清大哭一場別了錢心宇一溜風趕到路上接着韓夫人與蘆英小

姐說道母親嫂嫂不好了不好了韓夫人驚道虧得林親家救護今日得還故土又有恁麼不好韓清道孩兒趕到鼓樓巷沒尋自家房子處驚得目瞪口呆只得訪問隣居都說道是三月十一日洪水洶流把我家房子田地俱漂沒了只剩得白茫茫一個深潭韓夫人道這場水也壞了多少人家韓清道单单只壞得我們一家別家俱安然無事蘆英道這纔叫做福無雙至禍不单行我們如今有家難避有國難投怎生是好韓夫人便道這場冤苦都是崔羣老賊害我們的難道龍天沒眼睛韓清道母親嫂嫂記得古昔日菊花亭止曾有那個道人說命蹇時乖莫嘆嗟

韓湘子

第二十六回

三

長安景致不堪誇漂流祖業無投遶始信當初見識差母親不肯信他誰知今日句句都應了韓夫人道真個是了只因那道人假裝湘子的模樣故此我不理他若是湘子真回來我也情愿跟他去出家了蘆英道天色將晚明日又作區處諺云天無絕人之路除了死法又有活法婆婆且省煩惱這一日韓夫人與蘆英又在舟中過了一夜次日清早韓清安排早飯吃了同一個從人到城裏租了一所房子把帶來的東西權且搬上去安頓停當纔接韓夫人蘆英去居住韓夫人進得房子放聲大哭蘆英從傍再三勸解韓夫人方纔住聲不想呂師同藍采和韓湘子在

雲頭上看見韓夫人這般哀苦便笑道他一家兒安妥穩  
穩在長安居住不因玉旨着俺度他他怎肯到這個去處  
來湘子道待弟子托一個夢與他看他醒悟否呂師道快  
快去來莫再耽悞湘子當下走到韓夫人房中見韓夫人  
盹睡未醒便向他耳根叫道嬌娘嬌娘我是湘子特來看  
你你說在長安住着大廈高堂享着大俸厚祿如今長安  
城在那裏你緣何還不省悟早早出家免受折挫韓夫人  
驚醒來道方纔瞌眼睡去就見湘子立在前言三語四  
來譏誚我及至着眼看時他又不見了教我怎生是好有  
清江引爲証

韓湘子

第二十六回

七

一更裏汪汪珠淚拋離別了長安道回首望家山路遠  
無消耗想當初把好話兒錯聽了

二更裏呼呼怪風起刮得我肝腸擠兩眼望空瞧魂靈  
上紙橋告蒼天把賣氏兒將就了

三更裏夢兒還不醒見湘子形和影說我不思量途中  
滋味長這是我回頭惹禍殃

四更裏看蒼天尚未曉忽然見湘子到規模總一般衣  
服都破了一聲聲埋怨我回頭不早

五更裏見湘子來救咱他說話全不醒來不見他拍  
手空嗟呀只怨崔羣不辨真和假

五更已過天色漸明蘆英上前問道婆婆爲恁事絮絮叨叨一夜不睡韓夫人道我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錫空地沒奈何租屋棲身已是不勝苦楚誰知瞞得眼去湘子就立在前說長道短我開眼看時端然不見他面故此一夜不曾得睡蘆英道事到頭來不自由樹欲吹時風不休婆婆只索耐煩不要苦苦心焦有傷貴體韓夫人道我也曉得焦煩無益爭奈和針吞却線刺人腸肚掛人心韓清道母親嫂嫂凡事須要從長計較古語說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又云借別人的老婆辦不牢爇不熟我們如今借住在這里終久不是個了結還須另圖一個安身去處

韓湘子

第二十六回

古

纔好做些生理以過日子若只這般混帳一日一日難過了豈不聞家有一千兩日用銀二錢若還無出息不過三年韓夫人道隨你主意我們有恁麼大見識韓清道依孩兒愚見且去那沙灘上搭起幾間竹籬茅舍將就棲身也強如住別人的房屋日夜憂出那租錢韓夫人道這也說得是韓清便計較去發木頭買磚瓦搭起一座厰屋擇日興工不在話下這正是

一家星散實堪傷

骨肉相拋各斷腸

信是不堪回首處

思鄉難望白雲鄉

畢竟不知後來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